

世界書局
客周



世界書局發行

原序

改造社將偉人傳全集中的一卷伊藤博文傳，拿來託我的時候，我簡直沒有接受它的勇氣。

要敍說伊藤博文，首先不可不敍說他的偉大的功績。他的功績，涉及幕末明治的全般，他的事業，又涉及政治、文化、產業等所有一切的部門。要敍說他的一生，便不可不敍說幕末明治的整部歷史，要敍明他的存在的特質，便不可不敍明治文化的一切特質。那是優秀歷史家的所事，他方面，且有待於博學的文明批評家和風俗研究家之協力。

然而，我第一不是歷史家，並且連讀史書的趣味，現在都不能說是很濃厚的人。況且文明批評和風俗研究等事，遠不是我的手所能及的。

因此，我一來就斷念於這種工作。因為覺得畢竟不是我們這種不用功的人所能够做的工作。

可是，一旦拋棄了之後，重行又拿起來看看，這是我的癖習。這次也是如此，我竟不能那麼斬釘截鐵地斷念了。兩三天慢慢地想着，我便漸次感到這種工作有興味了。彷彿覺得可以做得到了。即使做不到，也想做着試試看。於是過了十天之後，甚至覺得這種工作是我所應做的工作。

我爲甚麼到達了這種想度的呢？

說句很冒失的話，因為曾注意到伊藤博文這個人很有些像我。至少，伊藤博文這個人不是和我各住

一個世界的人。大概是生在同一星宿之下的人罷。這樣想來，我陡然對他感覺親愛了，以至高興將參考書之類一部一部地蒐集起來了。

自然，我不是伊藤博文。最大的不同點，無論如何，他是偉大的政治家，而我是貧弱的文學者。不過，從一種生活的人說，從一種性格說，他與我離開得那麼遠嗎？

據我所見，他的意志雖然剛強，他的性格卻柔弱。他的感受性敏銳得像詩人的感受性一樣。

他雖有許多獨特之點，卻也集合時代的特質於一身，並且知道表現它的方法。

他雖是心粗氣浮的人，而亦不失爲人情家。

他對人，雖然是沒有肩勁，是好好先生，但他所要做的事，都使它成就。

自然，我絕對不是自己矜誇，說伊藤博文的這些偉大的特質，我都具備着。我不及他的一點兒零頭。但雖然不及，我的志向卻追隨着他所進向的道途，這是我所知道的。我知道在人生的大道中，他是我的先覺，是我的分身。

我知道：我了解伊藤博文的地方，決不落於人後。有時夜裏甚至於想着：沒有我，便不能敍出真正的伊藤博文來。

因此，雖然是很麻煩的工作，危險的工作，卻決心敢於執筆了。此外幸有友人田中純君蒐集材料，排列次序，給我以多方的援助，才得寫成了這部書。

這冊傳記，作爲伊藤博文的歷史，是否夠了，我卻不知道。今後也許會有優於本書的幾十百冊的傳記出現罷。但觀察他的爲人，敘明他的性格，傳達他的風貌，這些處所，卻兀自有一點兒自信。

也許沒有敘說着博文，而敘說着我自身去了罷。不過，就說是如是，我相信這是一冊與博文相去不很遠的博文傳。

久米正雄 一九三一年八月

目次

幼少時代·····	一
青年時代·····	六
暗躍時代·····	一三
倫敦密航·····	二八
馬關礮擊與俊輔·····	三八
長州征伐·····	七〇
薩長聯合與英國(一)·····	七八
薩長聯合與英國(二)·····	八四
幕府沒落時代的俊輔·····	九五
版籍奉還與廢藩置縣·····	一一二
文明開拓者的伊藤博文·····	一二八
到西南戰役爲止·····	一三八
國會開創運動與博文·····	一五九

留學德國與內閣制的確立·····	一七四
憲法起草與其運用·····	一九五
外交方面的伊藤博文·····	二一五
韓國統監·····	二三三
運命的旅行與死·····	二四六
伊藤博文的爲人·····	二五五

伊藤博文傳

幼少時代

伊藤博文於天保十二年（西曆一八四一年，清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日，誕生於日本周防國熊毛郡東荷村。父林十藏（後改名重藏），母名琴。博文是他們倆的孤生獨子，並且是結婚後數年的所產。

關於博文出生的來歷，後年因他顯揚於世，曾發生種種傳說。一說他是被拋棄於雲雀嶺的棄兒，經十藏拾起了的。一說是朝山禮佛的香客夫婦所生下，經十藏夫婦領來養育的。一說是某僧侶的私生子。

可是這些傳說，只須把十藏和博文兩個的像片對照一下，便立地可以消釋。因為他們父子的像貌之相似，真是世間少有。雖然，無論如何，博文一定是生於相當微賤的家庭，爲父母所珍愛，曾受到很舒適的養育，這都可以從此等傳說中看出來。

更追溯其舊家系，他的生家林氏，出自伊豫的河野氏。據說河野氏出自伊豫皇子，那麼，他們在伊豫的祖先當是相當的豪族了。現今見於歷史中的，有他的祖先河野四郎通信一人，曾仕於源賴朝，有功於平氏討伐，被任爲伊豫守護職，其妻室爲北條時政之女政子之妹。其後到林淡路守通起時代，因被捲入元龜天

政時代的戰亂漩渦中，曾亡命於中國（日本地名），受小早川隆景及福原廣俊之庇護，而隱於周防之一僻地束荷村——這種因緣，後來遂使長州派的俊髦伊藤博文出登於明治時代的政治舞台。

博文幼名利助，後改爲利輔，又號稱春輔或俊介。在維新時代，因奔走於國事，曾用種種變名，如越智、大郎、林、宇一、花山、春輔、吉村、庄藏等。是他之號稱博文，更在此後了。

利助初生時，家境很不好。當時他的父親十藏，因爲一個本家在束荷村村正家裏做事的緣故，便在他底下做一個幫手。可是十藏生性粗放，疎於金錢之事，所以不到幾年，便弄得債台高築。最初一次他的本家替他還清了，可是第二次去找他幫忙的時候，便被拒絕了。若說與本家等脫離關係，那麼，十藏便不能厚着脸皮地住在束荷村。終於他把利助和妻室寄養於岳父秋山長兵衛家，自己單身往萩城去找工作，其時利助正是七歲了。

利助母子在這秋山的家裏閒吃了兩年，自然有些過意不去，不免起居跼蹐。利助在小孩遊伴中，卻得了禍害星的稱號。他本來生得虛弱，身體又小，臉色又蒼白。小孩子們常趕着他叫喊道：

『你是一個葫蘆，青葫蘆，喝點兒酒把臉色弄紅起來罷。』

他既是這麼一個沒風采的孩子，緣何又得着了禍害星的稱號呢？這大約是由於他的氣質非常強毅，和機智非常靈敏底緣故。他的綽號又叫『撒謊的利助』。村童間差不多人人知道。

孩子們往往分作兩隊，從事戰爭的遊戲，利助卻歡喜做一隊的隊長，而指揮年長的少年們。有一次初

冬的時候，利助照例統率一軍而交戰，可是本隊的戰況極其不好。他終於想出一條計策，將敵人誘出到枯槁的蘆葦叢中，塞住敵人的退路，而從上風放起火來，戰事的勝利自然是歸於利助一方面，但是好幾個小孩子都因此受了火傷。後來秋山家不得不走到各受傷的孩子們家裏，白賠不是。

一日，鄰近的孩子們都來秋山家的庭園中玩耍，忽然大雨傾注。孩子們各各築起堤防，堵住雨水的流動，一會兒，各堤防的堅固，便成爲彼此競爭的目標。自然，利助也築起了他自己的堤防，可是別的少年都隨着水量的增漲，而增高其堤防，利助卻不然，等到水量要滿溢的時候，他便從堤防底邊穿一小孔以洩水，巧妙地調節水勢，遂能持久而戰勝。這些相傳的逸話，表示他的狡黠、天真和機智，可見後來的伊藤博文其人，即早已活躍於此處。——不獨這些氣質，就是那樣青葫蘆禍害星的姿態，他一生也不會失掉。

這兩年間，他的父親流落於萩城，備嘗辛苦。他在各地各家做零工，或種地，或搗米，或聽差奔走，——要之，從事當時一切的賤業，僅得餬口度日。幸喜當時桐畑村有一位名叫伊藤武兵衛的人，十藏曾受到他的知遇，因此他的前途漸見光明。當時伊藤武兵衛做了水井家的繼嗣養子（臨時養子，爲其家的託孤人），而水井原是武士藏元家的侍從。現在伊藤武兵衛因爲自己年老，故托十藏代勞。十藏便馬上接受這個事情，並把束荷村的妻子接來。那時是嘉永二年（一八四九）秋季，利助才九歲。

爾後十藏遂做了伊藤家的養子，繼承其家業。據說收容十藏爲養子的時候，伊藤家的親戚議論紛紛，都不贊成此舉，然武兵衛一概不聽，他以爲十藏固然是那麼一個談諧取笑的人，但他的兒子利助將來定

會成爲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這種傳說恐怕是後來造作的，故不可全信；不過，當時的博文總是一個值得注目的少年，當與那束荷村時代無異。

雖說從水井家得到了生活的基礎，但十藏一家的生活並不舒暢。九歲的利助，就法光院——眞言宗的寺院——的住持僧惠運學習讀書寫字，課餘還要往鎮上士族家做侍僮，聽候使喚走跳。這位惠運和利助是表兄弟，後來轉住於宮市天滿宮的僧坊園樂坊，遂做了大專坊的住持。

利輔從此時以後，對於習字和繪畫，似抱有濃厚的趣味。跟隨主人往別人家去，在門口等候的時候，他往往用手指頭在砂地上寫字。晚上歸家以後，非等到他的母親叱叫他，總是習字不止。後來博文居然成了書家，會應別人的要求，寫了不少的條幅之類，他之所以能够達到如此的成就，與其說是由於境遇上的必要，毋寧說是由於生來的趣味使然。

在這個時代，他卻有一樁愉快的事情，他雖然是一個僮僕，卻決不吃冷飯。主家的女婢把冷飯桶拿給他，他便裝做悄悄地吃了，而實際並沒有伸筷子。三番五次如此，畢竟女婢看着過意不去，便偷偷地裝着熱飯給他吃。據說後來博文爲要報答那個女婢的好意，曾給與相當的幫助，並把她的兒子接到東京來照料。少年利輔還有一種癖氣，像潔癖家似的，他決不進別人家的茅廁。任便走到怎樣遠的地方去，要解大便，總得回到自己的家裏來。有人問其理由，他答道：『在別處的茅廁裏，怎奈大糞總不聽話，』使得滿座哄笑。

其後利輔通學於久保五郎右衛門的松下村塾，他在這個平凡的村塾裏，越發熱心於習字，除此以外，在他的知見方面，似乎沒有多大的長進。但他家的近鄰住着一個叫吉田清內的人，與十藏夫婦相厚，因此他的兒子榮太郎與利輔成了同庚的好友。這給與利輔不少的影響。這位榮太郎後來改名稔麿，當利輔後來就學於吉田松陰門下的時候，他也曾爲同門的朋輩，但他的才氣縱橫，早爲松陰所矚目。貧窮的利輔，曾從這位少年借讀種種書籍，榮太郎也歡喜拿自己的藏書借給利輔。其後因奔走於國事，遂遭池田屋之變，以二十四歲死於難。

利輔直至十四五歲爲止，曾做一個僮僕，在萩城過着碌碌的村童生活。在他還沒有所謂青雲之志。當時天下形勢，風雲緊急，他卻一點也不知道。

假若他早生十年，那麼，或許他做了萩地的一個農夫，平安平凡地過了一生，亦未可知。又假若他遲生十年，那麼，恐怕他不過做了長州派的一個屬僚，而留名於明治政府的一隅罷了。然而恰當這個時際，就是說，恰當他從少年期移向青年期的這個多感的過渡期間，一大衝動，波及了日本全國各地。不是別的，就是美國水師提督帕爾里（Perry）乘艦入相州浦賀，來叩鎖國日本的鐵扉了。又幸喜當時利輔做國士來原良藏的僮僕，伺候其左右。

實際如人們所言，浦賀灣頭的一聲礮響，無異於將日本國民從長夜酣睡中喚醒了，若更切實一點兒說，無異於把伊藤利輔的村童夢驚破了。他從此才知道日本國的存在，同時並知道世界的存在。並且知道

了之後，不論願意不願意，他馬上就不可不準備出發上難途的旅裝，以便捲入這個新時代的漩渦中去；因為他的新主人來原良藏爲要擔當這個國難而崛起。

青年時代

博文的青年時代，事實上是他追隨前輩人的時代。他最先跟隨來原良藏，後來師事吉田松陰，松陰被處死刑之後，他便隨着桂小五郎（後來的木戶孝允），馳騁於時代的旋風中。

關於來原良藏的事蹟，世間所傳無多，當然是因爲他年輕而自殺了的緣故。但後來據博文所言，他若得假以天年，至少當有木戶孝允一流的功績，遺留於明治的治績上。

來原少年時曾求學於萩城的明倫館。當時非常奮發，已通達西洋諸國的地理和歷史，其後有鑒於宇內的形勢，於是熱心研究西洋式的鎗法陣法。

在長州藩屬中，關心西洋事情，輸入其文物及軍備，以圖日本富強，這樣的人，當然不止來原一個，他也並非此中最先的主倡者。若少許誇大一點兒說，長州藩全體老早以前就已經是門戶開放的主張者。這從長州藩的地理的立場言，是當然到達的結論。這個藩屬位於本州的西端，老早接觸於長崎文化，今不能再倡言閉關自守的主義，自是當然之理。然最早代表這種輿論而發言者，要算是這個藩屬中的大前輩村田清風了。

濁水流通龍動天，勿言夷警久蕭然；
恩威並建折衝遠，不賴礮聲驚四邊。

這是清風的詩，其詩意所示，不待說是武裝的開國論了。須要整頓與西洋諸國並駕齊驅的武備，那麼，任何時外國襲來，也無所恐懼。開國於平和之中，且可以顯揚國威。——這是長州藩的指導理論。來原所說如是，吉田松陰所說亦如是，高杉晉作亦如是。況且事實上長州藩從天保時代以來，即已依據這種指導理論，而努力以充實武備。所以相傳美國水師提督帕爾里到來的時候，在江戶的各藩邸都調出警備兵來，其中武備最整齊的，要算是長州藩了；這也是事實罷。其後擔當京都的警備之際，長州藩的隊伍到來，因其旗鼓足恃，故京都的子女歡呼迎接。若更就後來的事實言之，維新的亂局，其所以由薩長兩派所左右者，可以說是由於兩藩的武力使然，——至少是由於他們的新式鎗礮和軍艦。

伊藤利輔終於離開父母的膝下，而踏足於當時的新天地，其時是帕爾里來到日本的第三年，即安政三年初秋時候，他的年齡已是十六歲了。當時長州藩受命警備相州，許多的藩士都往彼地去了，因此利輔也和同輩三四十人一同往彼地去當差，及至來原良藏隨後到宮田本營來做隊長，利輔的前途遂頓見光明。因為來原一見利輔，便看上他的才幹，於是在滯留陣營中的期間，銳意地盡心教育他。

『來原膽壯氣豪，而富於克己心，學識亦深遠，真堪稱爲文武兩道之達人，其意志之堅固，予生來至今，尚未曾見有如彼者。彼冬期每朝四時頃，即騎馬提燈，來予營棚，得予從熟睡中喚醒，以手臂環抱予，偕往

彼自己之營棚，在蠟燭光下，授予以詩經書經。彼不僅專授文字，並似欲以武士之精神，鼓吹於予，故寒天暑日均不許穿草履，常使跣足跋涉於海岸山野，且曰：「武士在戰場時，不限於不遭遇若何困難，倘戰地不能得草履，則將如之何？故平日不可不養成以跣足步行之習慣。」」

這是博文晚年追懷往者而紀述的一節，可見來原是怎樣熱心盡力於利輔的教育了。

利輔在相州當差一年，翌年秋間，即歸到長州去了。臨行時，來原諄諄訓誨，囑他今後須精進於學問，並親自寫介紹書給吉田松陰，勸利輔歸到萩城之後，迅速就學於吉田松陰。

說起吉田松陰來，在當時不獨是長州藩論的指導者，而且是全日本改革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從他的根本主張看來，他是開國論者，是進步主義者，然爲要應付當時客觀的情勢起見，卻提起果敢的攘夷論，以爲對策。他並不說當時幕府的開國策是怎樣壞，不過說他們的屈從外交有害於國家的前途。加以他們的一切處置，蔑視朝廷的命令，而出於專斷之舉，這是很不以爲然的。他主張帕爾里與幕府間違背朝廷意旨而締結的修好條約當然應該撤廢，但在最近的將來，應該確定國論，樹立開國政策。於是首先當推翻幕府，統一國權，同時須整頓諸藩的武備，以圖國力充實。

在這種主張之下，松陰除指導其松下村塾外，暗自與全國志士相通，籌劃種種計策。自然，利輔也是服從其指導的一人，然他終於踏出其村塾之門，開始奔走於天下之事，與中村道太郎以下六人，受長州藩的命令，一同出發往京都視察去了。

此時同行者中，有山縣小介、總樂悅之助等人，都是藩中的晚輩子弟，因年少有爲而被拔擢出來的。

當是時，朝廷與幕府間，關係非常緊迫。幕府自從與帕爾里訂立修好條約以來，每事違背朝廷的命令，甚至設宿次、奉書之制，由驛遞上奏；爲這種不敬的舉動，當時孝明天皇曾兩次傳言讓位。又相傳當時幕府的宰相井伊掃部頭曾浮多數兵船於琵琶湖上，倘萬一有變，便陰謀奉鳳輦遷往彥根。依照這種形勢下去，總有一天不免會要發生甚麼大事變。——這樣的預想，便是派遣他們往京都去的動機。松陰在送行的序文中，述及那個井伊宰相的陰謀，命他們見機行事，倘若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可迅速仿倣兒島高德的行動，將鳳輦奪回而隱藏起來。由此可見他們此行的意義之重大。

可是利輔等到了京都的時候，一般的狀況恰如孕育着大爆發前一瞬間的靜謐，令人微微地感覺底流的響動。以梅田源次郎、梁川星巖、賴三樹三郎等爲始，全國各地無數的志士都集來於彼地，彼此暗中籌劃回天之計。但還不曾發動舉事。於是利輔等由長州藩的前輩中谷政亮等介紹，與這些人們相會，彼此交換意見。但他們不便長久逗留於此地，就在當年九月裏，爲投告京都的形勢起見，仍舊回到長州去了。

把這次旅行作爲博文的政治生涯的初登台，毋寧太不夠了，但是親身經驗當時地下運動的一端，多少可以養成革命家的氣骨，就這一點說，其教育的效果決不小。

先是來原良藏以『濫與他藩的臣民交際，違背營規』爲理由，因受藩主的譴責，從相州歸到長州來了。表面上雖說是濫與他藩的臣民交際，其實真正的原因，是由於他的教練方法過於帶有西洋的臭味，以

至觸動了其他藩士們的反感。據說他此時已經穿着洋式的衣服，打着西洋軍鼓，而指揮操練，你想，這在當時攘夷的壯士看來，是何等的刺目。雖然，原來長州藩主卻並不反對西洋陣術之採用，反而更感覺其研究之必要，故安政五年，決議選送傳習員於長崎幕府的砲術傳習所，同時以來原爲其頭目，派遣他到長崎去了。真是幸運，在來原出發數日前，利輔恰好從京都回來了，這在他看來，真是良機不可失。他便馬上請求做來原的跟人，隨着他往長崎去了。此時利輔已經十八歲了。

吉田松陰命利輔在往長崎的途中，順便去訪問肥後的志士轟武兵衛。他是否會履行其命令，在今日雖不得而知，但其時松陰的介紹書，至今還遺存於他的文集中。

『此生號伊藤利輔者……才劣學穉，質直無華，僕頗愛之』云云。『僕頗愛之』一語，顯示松陰對於利輔親信之情。更在數月以前，他給久坂玄瑞的書信中有云：『利輔亦長進。很有周旋家的風度。』當時之所謂『周旋家』，自然不外是『政治家』的意味，如此以『周旋家』一語而卜定他的將來，無論如何，不可不說是松陰的明察。實際，博文後來做明治政界的名角，處理內政外交的一切事宜，綜其光怪陸離的一生，究不外是一個偉大的『周旋家』而已。假若以他少年時代的教育，支配他的一生，那麼，他既老早就從來原良藏習得了西洋鎗陣的實際，應該首先成爲軍人，然他卻讓此道於山縣有朋了。他一生連馬都不會騎。據說其後數年，各國聯合艦隊砲擊馬關的時候，人人看見他不會騎馬的姿式，都笑起來了；由此可以想見其一斑。只有他，恐怕是生來的『周旋家』，是生來的政治家。

雖說如此，卻不能以此而說他當時不熱心於軍事研究。從他一生中那樣熱烈的研究心看去，很可以推測他對於當時新學問的西洋陣術，定會非常熱心地埋頭於其研究。

『在長崎時，我們的師匠是日本人杉山德三郎，荷蘭人罕·脫魯延等，號令悉用荷蘭語，來原的服裝，從相州任職以來，常用帆布，染成鼠色，外罩一件帶領的開襟袍褂，穿着一條武士的袴裙，自長崎以來，更穿上西洋皮靴。當時西方有勢力的諸侯，都有別邸在長崎，毛利家亦有一棟藩邸，因此我們都住在這個邸宅中，在邸內的廣庭中，每天練習兵式體操。杉山是一個相當嚴格的教師，我們的步法姿勢不好的時候，毫無假借地矯正它。修業期間，我所學的是步鎗雷管的製造法，有一次，攜帶機械，回到萩城去，將它傳授給藩士，於是大家都贊嘆不已，稱爲長崎真傳。這樣，我們在長崎學習，將及一年，安政六年，再由來原率引，一同歸藩。』

這是博文自己晚年的追述。據現今萩地的老人傳述，當時博文歸到萩城以後，每日一到傍晚的時候，便打起西洋軍鼓來，因此近鄰的人們都聚集來看新奇事。

自然，這些是他從長崎修業得來的直接收穫，但他因此次旅行所受的利益，決不止此。他對於時世，具有銳敏的眼光，映於他的眼中的長崎，決不單是礮術傳習所。恐怕他曾努力以利用一切的機會，多多地吸收西洋知識，一定也會利用些少的時間，習得了一點兒語學。

假若博文一生成功的端緒，是在他後來活躍於明治初年的外交舞台，那麼，在長崎的這一年間的經